

PA

前卫建筑师

俞 杰

(韩) 建筑世界杂志社 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前卫建筑师 俞 杰

(韩)建筑世界杂志社 编
黎恋恋 李 健 译

天津大学出版社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2—2001—239

本书中文版由韩国建筑世界杂志社授权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任何个人或单位不得以任何手段和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责任编辑 高亚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卫建筑师俞杰/韩国建筑世界杂志社编.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2. 1

ISBN 7-5618-1546-8

I. 前… II. 韩… III. 建筑设计-作品集-韩国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8511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风和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 刷 北京人教方成彩印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930mm×126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546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3 000
定 价 108.00 元



2000.5

俞杰

序 言

这套建筑师个人专辑之所以冠名为“前卫”，并非为追求时髦。我想其用意无非是想要强调在这一批建筑师的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或多或少的“敢为人先”或“走在前面”的气质而已。

收录在这套专辑中的建筑师，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较大，既有早已去世的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也有目前正活跃于世界建筑舞台的瑞士建筑师马里奥·博塔及韩国建筑师柳春秀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勇于创新，不愿意模仿或重复他人。例如安东尼奥·高迪，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设计归类于传统建筑或限制在某种明确的风格之中，也不能把他看成是某位大师的优秀追随者。他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创作就是回归自然”的格言，被人们誉为用建筑表达思想的哲学家。即便是深受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大师影响的马里奥·博塔，也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受到束缚，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地方传统，逐步形成了带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独特风格，使人感受到建筑的地方性特色的强烈感染力。

客观地说，由于建筑师本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的不同，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风格的形成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如果仅仅只凭其一项或几项作品就对其做出评判，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只有将他们的主要作品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体性观照，才有可能建立起尽可能完整的总体印象，也才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方式及其具体创作活动的发展过程。这套个人专辑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便利。它并不只是选取这些建筑师最为人熟知的得意之作，而是汇集了他们在不同阶段的多项作品，尽管其中有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摸索痕迹，但却不会对这些建筑师的形象产生丝毫的影响，反而会让人感到更为真实。

既有建筑师本人的观点（论文、访谈或评介），又有编年式的作品简介，是这套个人专辑所具有的一大特点，它可以使读者对建筑师的思想与作品在反复对照中加深理解，这是任何权威的评论都无法比拟的。

认识他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在境外知名建筑师即将越来越多地参与我国建筑设计市场竞争的形势下，静下心来，对国外同行的创作特点及其演化轨迹进行尽可能深入的了解，也许比浮光掠影似地“寻求灵感”或走马观花似地“参观考察”更有助于学习建筑的真谛，看清目前存在的差距，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也正是这套个人专辑的价值所在。

是为序。

杨昌鸣

识于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



墙的故事

有形的墙很多，
无形的墙也很多。
住家外的墙，
村庄外的墙，
老城外的墙，
公园外的墙。

如同名门世系筑造的墙
渗透着严谨的学风一样，
不同地方的墙渗透着不同内涵。
我们是否应推翻那些古墙，让新砌的墙
取而代之？

有关墙的故事很多，
那是些自然而古老的传说。
汉城，据说就是山水构筑的城市。
我们是喜欢山呢，还是惧怕它？

古老汉城的创建，距今已有 600 年，
今天的许多生活哲理仍能在历史长河
中觅到踪迹。
这古老的历史是丰富了我们当今的生
活，还是成为了我们当今生活的桎梏？
我们是该虔诚地信奉它，
还是该摆脱它的束缚？

我要在钟楼上筑起城墙，
我要在北岳山上建起大厦。

目 录

文 章

- 1 让我们开始未来之行
- 4 塑造韩民族特色
- 7 陷于表面的谬误
- 10 向传统思想挑战
- 13 通过与美国建筑比较来理解韩国建筑
- 19 传统韩国背景中的现代派建筑
- 23 谈世俗之外的俞杰
- 25 俞杰前辈的谦逊见解
- 29 进步性 实用性 自由性

作 品

- 39 三套住宅
- 40 徐先生在城北洞的住宅
- 62 平昌洞 李博士 宅
- 80 安先生在洪陵的住宅
- 101 宗教·教育建筑
- 102 全州大学教堂
- 122 密拉尔学校
- 148 江边教堂

竞赛作品

- 174 外事中心
- 180 约克哈马国际港口码头

190 韩国国立博物馆

198 明洞天主教堂

方 案

214 建国艺术中心

222 天安高速火车站

附 录

234 作品一览表

让我们开始未来之行

去年秋天我去全州大学参加了由我设计的新学院礼堂的起用仪式,并且借此机会参观了金东修在正邑的老宅。自从一位爱好老宅摄影的朋友极力向我推荐去参观一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期待着去那里看一看。我没有费多少工夫便找到了它,一路上还欣赏了秋季的乡村美景。

到那以后我按照标识从后门进入,又沿着围墙漫步到房后,这时一股污浊的空气迎面扑来,原来紧挨着围墙有一个牛栏,里面还养着几十只牛。

牛栏的景象使我略感失望,而小门后的景象更令我失望。会客的厢房、主建筑和佣人房之间的一部分围墙已经破损掉,其他的围墙都已坍塌。屋顶上覆盖着粗粒的瓦片,梁柱、木地板由于裸露在空气中而褪色,挂在门上的纸已撕裂开,并粘满了灰尘。

显然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人居住了。这座老宅的建造缺乏想像力,空间布局缺少连续性和间歇性,让人感受不到浓厚的立体空间氛围。在十年前我参观河回村的时候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也是一些有思想的建筑师一致推荐给我的。然而,那里除了带有尘土的风和古老的幽灵以外别无其他。为此,我对艺术家、作家或建筑师们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还有那些专注于创造性的工作或所谓对现实有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

他们经常试图从现实中脱离开来,继续遵循着过去的传统。他们沉浸于流逝的岁月,而且由于宗教、历史、个性的缘故而将自己孤立起来。过去的岁月又给了我们什么呢?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派得上用场的遗产实在少得可怜,更何况还有一些值得一用的为数不多的遗产被摒弃了,或者干脆被固封在记忆之中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于传统遗产的认知也只停留在怀念和幻想阶段。我们对逝去的岁月的感情类似于不惜违背昏迷中的父母或亲人的意愿也要延续他们的生命,希望他们苏醒过来,做完他们想做的事,但这种愿望却不可能实现。

而那些脱离现实、只会做白日梦的知识分子并非少数,相反他们却是引导我们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主流,对比我感到很失望。在时间上他们的思想侧重于过去,常被称为历史主义;在空间上他们又被称为封闭而且颓废的民族主义。

在知识分子之中,如果某人对某事的细节过于苛求,他或多或少都会被认为是无知的人;如果他比年长的人或领导先做完事情,就会被视为不敬。而且,当他自己做完某件事情,而不是和全体共同完成时,他就会被视为造反或背叛。

过多苛求细节被视为是无人情味的,而默默地去理解对方被认为是正确的。

一些人也许会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又是一个充满谬误和幻想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可以找到许多有着共同幻想的人。当他们从共同的幻想中醒来的时候,他们又去寻找那些有着共同幻想的新伙伴,并且又重新开始了幻想。他们为表现出仁慈、礼貌或和善而在一起或分开,或者由于错误的价值观而站在了同一侧。实际上,他们把这种价值观当做一种借口是因为缺少面对现实的勇气。

历史作为珍贵的遗产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但是,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习俗和偏见也会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障碍,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贫乏。

在韩国的现代史中,后一现象居多。有很多情况说明:当来自国外的力量迫使我们与往事脱离的时候,我们自己却无法摆脱与往事的纠葛。

这些国外的力量是指日本殖民统治、西方化和民族相残的动乱。

这些事件使我们与残留不全的往事分离开来,并且毁掉了大部分往事留给我们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它为使我们将过去抛于脑后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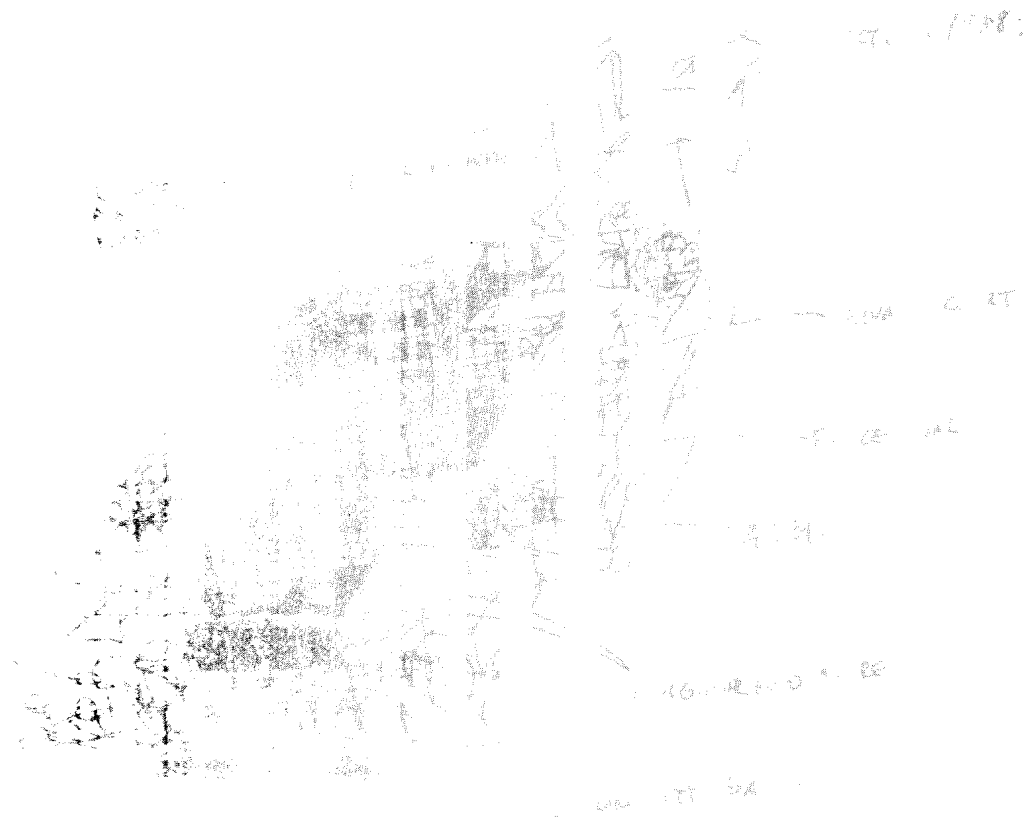
我们原以为可以通过拆毁国会大厦并花钱重建景福宫来找回民族自豪感,而且还曾自负地认定只要拆毁那些可以俯瞰南山的外国人公寓就可以使汉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正是无知与虚荣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这些付出却是无意义的白白浪费的行为。

我们仍继续为在过去中的徘徊而付出着高昂的代价,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们还要为此付出多少。

我们的社会受制于周围环境的现状还会有多久?来自这个社会外部的要求给了我们一次机会来处理落伍的思想和模式。这次机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如果我们将其转变为对未来有价值的投资,相信有一天,它将变成未来赐予我们的一份祝福。

我们不应该在这种状态中继续工作下去了。我们需要抛弃虚构的事实,辨明是非曲直,并以此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沉迷于过去,并且要创造出有实际内容的东西而不只是拘泥于事物的形式或表面。

现在对于我们所有人,特别是那些规划着人类生活空间的建筑师而言,是该具备把握现实世界能力的时候了,而且不能总走在朦胧的蔷薇色中,全盘接收现实的勇气是必不可少的。



塑造韩民族特色

1969年,我计划移居美国,于是卖掉了房子。我的房子与我朋友的房子肩并肩紧挨在一起。我的房子的中央楼梯旁环绕着天窗,房子的四层楼是相连的,其中两层分为卧室和浴室,其他楼层采用了开放式的空间结构。那时,我在家从事建筑创作。我的一些同事和后辈们常与我一起,弹弹吉他或喝咖啡,待得很晚。他们听说我要卖房子,都自发地为我推销起来,就好像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经销商一样,一切看起来都很乐观。经销商是这样的年轻人,自然那些来看房子的也是一些刚刚结婚或即将举行婚礼的年轻人。尽管房子不大,但其不同寻常的布局、舒适的感觉和开放的内部空间吸引了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离开时非常兴奋,好像会马上回来签合约。随着事情的发展,年轻人带着最终付款人——他们的父母,一道回来重新看房子。因为内部布局是全开放式的,所以他们的父母没有必要去看完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只是向屋子里扫了一眼之后,他们的脸上挂着些吃惊、彷徨的表情。在得知这所房子是我所设计的并且我是房主时,他们谨慎地发表意见以免伤害我的自尊心。他们只是说“这个房子设计得很有趣”。那些想与我继续谈谈这房子的人则会问“这种风格是法国式的还是意大利式的”。实际上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在回答他们时总是略显迟疑。

我的房子并非是按照我所掌握的建筑模式设计的,而是想使其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在与一位教授交谈时,他认为我的建筑风格是“反韩式”或“反传统式”的。因为我从未想过会受到如此的评价,所以他的一席话令我的心不由一颤,而且还多少感受到些许讽刺的意味,但想想看,他的评价也很有趣。

所谓的“反韩式”或“反传统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哪类建筑属于“韩国式”,哪类建筑属于“传统式”,这些问题我也未曾想过。但还是要用此来对我的建筑风格加以评论的话,我倒是需要再进一步地思考一下了。

人们在认识建筑时往往有一种很强的倾向感,那便是依据建筑的形态和形式来判断建筑的风格。我们不仅依据建筑的形状判定建筑精彩与否,还用同样的方式来给“韩式建筑”下定义。传统建筑的屋檐边上的曲线和它的阴影提示着我们那便是“韩式建筑”的显著特征。独立纪念馆、景福宫的博物馆以及在商业建筑周围和古庙附近建造的民宅无不体现着典型的“韩式建筑”风格。为了美化房屋的外观,由木头、泥土、瓦砾建筑而成的房屋现在加入了混凝土。尽管我们的国家现在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政府和个人仍旧认为有可供他们花费的货币,因此他们可以极为自豪地使用与过去相同的建筑材料和技巧。他们认为应以那样的方式来保持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反韩式”或“反传统式”的建筑风格仅仅讨论的是建筑形式的话,我的设

计无疑是“反韩式”或“反传统式”的。韩国的建筑风格与韩国人对自然的理解有着极强的联系,对自然的认识是韩国人思想中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把自然看做是最完整的模式,并把每一件事与之相比较,而且我们渴望回到大自然中去,并服从于大自然的力量。因此,我们避免在山顶上建造房屋,而把房屋建造在山谷深处,以免破坏大自然,并尽量与其和谐相处。大自然的价值被看做是一切事物的基础,我们将自然看做是最宁静、最完美的事物。这一点在我们的美学观点中有很好的体现,自然就意味着美好和美丽。实际上,当一个建筑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之物的时候,它可以被理解为失真和丑陋。正因为传统的韩国建筑上的屋檐边线是大自然的线条,所以韩国的古典建筑才是美丽的。我们甚至相信山川拥有其内在的东西和自己的力量,能支配我们的生活。所以,不论是现在活着的人还是将走向坟墓的人,都渴望能置身于与山川通灵的地方。如果运用此种线条的建筑属于“韩式”或“传统式”建筑的话,那么我一直致力于的建筑便属于“反韩式”或“反传统式”的了。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自然是最主要的,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自然可以转变为珍贵的珠宝,也可以变成无用的石头,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自然。开发和利用自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仅仅对大自然持观望或崇拜的态度。屈服于自然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想法削弱了我们控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为了保护自然,我们不许人们进入花园,或在山脚下竖起许多禁止上山的标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却在发展住房、卫星城市或建造工厂时破坏了自然。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我们保护和服从于自然的本意反而对自然是一种损害。

我也曾考虑过盛行“韩式”、“传统式”建筑风格的那个社会的状态。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那样的社会状态与当今以自由民主为基调的社会状态是大不相同的。在那个社会时代,人生的意义仅在于孝忠于皇帝、为父母尽孝道,且男女七岁起便不许呆在一起,而贵族拥有大量的仆人为他们做日常工作。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吃饭和喝水也要极其文雅,休息与其说是为了缓解疲劳,还不如说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简要地说,就是糜烂的奢侈之风。

既然那是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反映,就没有必要来辨别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事实上我有点喜欢这种藏于那个时代建筑中的情感,我的建筑风格如果是因为缺少这种情感而被认为是“反韩式”或“反传统式”的话,那么对此我并不持反对意见。在某种方面我过于个性化了。我讨厌和别人一样,并且十分清楚我不可能和别人一样,那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和别人相提并论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消除个性化的刀

量,教育的整体化过程是消除个性、实现统一的道路,它是一种用一个标准判断每一件事情的过程。所有报道的新闻都是为社会化准备的。在整个国家里发生的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事情,人们总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群体中的完全相同的个体上,而不是放在群体中的有创造性的个体上。学术体制、整个社会完全相同,文化就显示不出不同点。那么我的设计被认为是“反韩式”或“反传统式”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无论如何,我的设计既非“美国式”,也非“法国式”。用国家的风格来对建筑水平作出评价是不正确的,例如将其归结为“韩式”或“美国式”。如果认定一个人的建筑极具“韩式”或“传统式”建筑的特征,那么这种认定肯定是拘于形式的。认为建筑仅是为了使用而存在是大错特错的,建筑作为形态的最终结果表现出来,体现的是蕴藏于其中的内涵。内涵是产生具体形态的源泉,而且它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基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建筑评为“韩式”或“传统式”是无意义的,而且往往以争论收场。虽然这些“韩式”、“传统式”的用语会吸引人的注意,但实际上它是有害的。它并未拥有任何实质的东西,但却有着极大的影响。我的信条是我们应该脱离开“韩式”或“传统式”的观念,以便创造出更适合当今时代的韩国人自己的环境。为了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特性,该是扔掉“韩式”的思想观念的时候了;为了使这个国家更好地发展,该是抛弃掉所谓传统认知的时候了;为了韩国的成长,该是抛弃“传统”的时候了。

陷于表面的谬误

韩国人对于他人的评价极为敏感,虽然在具有悠久历史和稍微复杂点儿的社会中这种敏感性很常见,但是韩国人在这一方面却显得尤为突出。去年年底首份刊登在报纸上的关于国家金融危机的报告写到:“我们面对外国人时一定会感到很羞愧。”或者:“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个耻辱。”人们在社论中可以经常见到这类话语。尽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重大、紧急的事情,需要采取紧急的行动,但是我们似乎更加注重别人的看法。这种倾向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的每一个地方都能见到。当一个政客与另一个政客相遇时,他们更关心的是外交礼节,而不是要讨论的话题,这样可以保全他们的面子。

当我们被要求不能在大街上吐痰或乱丢烟头的时候,我们遵守这些规定,那并非因为我们要保持街道干净,而是因为更发达的国家是这样做的。

这种只顾面子或事物表面的态度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想之中,而且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结果我们很自然地将判断事物的标准定为只看表面。我们对事情的评价是如此依赖于事物表面。当我们对某种事物有足够的了解时,事物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它们看上去的那样,这也就显示出了我们的无知。反之亦然。实际上,今天国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虚荣造成的。这种只顾表面而不管内在的行为,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都是伪善的。并且,由于不分时间和地点不协调地出现,且缺少本质的东西,所以不可能有本身的信念或特点。然而,这种肤浅的、表面的东西却主宰了韩国人的日常工作。一方面,我们在拼命地憎恨和抵抗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当你开着一辆豪华的进口轿车时,总是有人乐于为你打开车门,并且以极大的好感接待你。仅为保存颜面而做的打扮通常伴有名牌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手提包和名牌化妆品以及豪华公寓和进口轿车。当其中的一项从人们的口中蹦出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蜂拥地效仿,不论他们是否买得起。在金浦国际机场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谁是游客,因为他们通常都提着路易·威登牌高尔夫球包。

我还从未在国外的机场或高尔夫球场见过有人提着路易·威登牌高尔夫球包。如果这种行为只局限在穿着上,它所造成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但随着这种行为不断地扩展,它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例如工业和学术界。学生们整夜地学习以便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从而获取更好的生活机遇。工程师和建筑师们辞掉了他们的工作而为资格证书的考试做着准备,还有那些为国家或律师业所规定的考试而做着准备的人们期望有一天能够得到更高的职位。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社会只重视事物的表面,而不重视事物的本质所引发的结果。

这些不仅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而且在建筑领域中也有所反映。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建造了很多公寓住宅区和城市。为了解决住房紧缺的问题,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建造了大量的住房。我们的资金和时间都非常匮乏,但是为了满足无家可归的人们的最低要求快速地建造住房,这在制造肤浅的东西上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0~100m²的住房已经够大的了,100~130m²的住房是为给别人看而建造的,而攀比的最终结果是建造了250~280m²大的公寓。

因为建造这样的住宅是为了让别人看的而不是出于使用目的,所以大部分的空间都被浪费掉了。在一段时间里建造者们为低收入阶层人们建造的私人住宅区内,斜屋顶的样式非常流行。这些房屋在建造初期采用的是平屋顶,然后在其上面加上斜屋顶。最后,为了美观又在屋顶上覆盖了瓦片。

低收入者的实惠型的住房为了美观而建造了两个屋顶。如果我们去名胜古迹观光游览的话,便可以看到在古庙附近建造的商业区和住宅区,那里具有韩国古典风格的建筑随处可见,但都是混凝土仿造的。在保存传统建筑的韩屋地区,例如仁寺洞和甲回洞,类似的情况也很多。如果去景福宫的话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模仿传统建筑建造的多层博物馆和90年代设计的临时博物馆,它们都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并且都仿效了传统建筑的外观。模仿传统建筑的结构实际上是对其的传承。意料之外的是,在豪华公寓的建造中采用了法国式的双层斜坡屋顶,在昂贵的大厦的建造中采用了进口的屋顶瓦片。在建造屋顶不足三米的高级住宅时,地板和墙壁使用了适合于西方高屋顶建筑的大理石。在这些没有造型的地方工作真是糟糕极了,更不要说它们那些不相称的外观。问题的真正所在并不是这些房屋不吸引人的外观,而是这些房屋住起来也不舒服,而且空间使用率极低。更糟糕的是对使用上的不便和空间的低使用率无任何改进。在美学方面,既然它们都对仿造的外观感兴趣,那么外国式、韩国式就都没有什么分别了。对于年轻的建筑师来说,在韩国现代建筑史上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

由金寿根设计的富裕博物馆由于采用了日本的建筑模式而一直受到争议。这场争论不断升级,并且引起了广大公众和建筑师们的关注。就我所知,还没有哪次建筑事件引起过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

回过头来再看,有关富裕博物馆争论或对模仿韩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景福宫博物馆的评价揭示出我们对建筑的评判仅仅是依据其外表而不是依据其他方面。当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创造建筑的外表或就其外表而争论时,对建筑内涵的注意就放到了次席。

人们甚至将建筑看做是文化性的。在这样的思想中,文化也被看做是某种东西的外表,而且这种想法